

艺术赏析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艺术咏叹长征精神

——评史诗歌剧《长征》

■王 喆

随着三声号角声吹响,管弦乐团奏出序曲的旋律,巨幅幕布上金色的火焰从江西瑞金燃起并缓缓移动,象征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万里长征的光辉征程。国家大剧院出品的史诗歌剧《长征》由此拉开序幕。

史诗歌剧《长征》全剧共6幕9场。就剧情而言,剧作在起伏跌宕的叙事中展现精神力量和红军官兵为了革命理想的牺牲奉献精神,描绘出撼人心魄的革命历史画卷。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史诗歌剧《长征》是典型的线性叙事。剧作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展现了红军告别瑞金、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会宁胜利会师等场景。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剧作表现的虽然是宏大革命历史题材,但是并没有采用相对常见的刻画领袖人物或聚焦少数高级指挥人员的方式。作品通过对几个虚构人物的“描摹”,完成对长征途中红军英雄群像的塑造,刻画了中央红军某团团长、彭政委以及洪大夫、新兵平伢子、李文化、万霞等红军英雄形象。

一

音乐在歌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序幕至终章的重点都在唱段演唱和乐曲演奏上。舞台表演作为视觉表现形式与之配合。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危急关头,面对众多伤病战友,中央红军某团曾团长和彭政委陷入两难,彭政委的爱人洪大夫决定留在根据地照顾伤员。离别时刻,彭政委与洪大夫对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三月桃花开,是你带给我春天;腊月寒风起,是你给了我温暖。漆黑的夜晚,你是我的星空明月;青春的热血,你是我战场上的呐喊……离别不会永远,分开啊还会再见;你将是长长的思念,你将是坚守的心不改。”为了重逢的那一天,让我们一起战斗。“唱段通过互诉与“对话”的形式,把二人的真情、希望和相互激励表达出来。随着唱奏中的变调,情感力度不断加强,最终将分别之际的伤感升华为“为了胜利,向着未来”的革命豪情。

军号吹响,夜幕降临。红军战士与根据地送别群众混声合唱《我们终将得胜利》,“背起行装,告别瑞金”“纵路途遥远,何惧山川险”“革命的心不死,革命的意志坚”“红军一定会回来,我们终将得胜利……”红军男声合唱与根据地的人民对唱交织,在渐趋激昂的伴奏中过渡为红军与送别群众的大合唱,表现出红军必胜的革命信念和人民群众与红军的鱼水情深。

湘江之战后,夜幕降临,疲惫的战士零散躺在阵地休息,干部们点燃火把在研究地图。彭政委唱起了《寒夜中》:“燃烧的火把照着铁一样的脸庞,

枪在怀里发出寒夜的光……胜利呼唤着我们,破灭了敌人妄想。”抒情而充满力量的唱段,表现出红军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的英雄气概。

唱段《三月桃花心中开》贯穿史诗歌剧《长征》始终,是剧中唯一被演唱了3次的歌曲。不同人物角色在不同场景下的那一唱段的演绎,情感指向都有所不同。《三月桃花心中开》第一次出现,是在红军从瑞金出发之际,妇女送别踏上征途的战士时,在村口唱起的。“纵然千山和万水,一路繁华换人间;郎去革命心要坚……”女声合唱表达出妇女群众在送别战士们时的不舍之情,也传达给战士们“梦想不达心不甘”的战斗决心。《三月桃花心中开》第二次出现,是在第三幕男女红军对歌中。男战士平伢子问:“这样的红军你们爱不爱?”女战士万霞用这首歌来回答,委婉地表达出拿起钢枪、投身革命队伍的坚定意志。唱腔既有青年女性的细腻情感,又有革命战士的威武豪迈,塑造出饱满立体的物象形象。《三月桃花心中开》第三次出现,是在彭政委得知洪大夫牺牲后,全体女红军战士大合唱《三月桃花心中开》,与红军出发的送别场景形成前后呼应,突出表现了革命征程上的离

别与牺牲。

在敌军围追堵截中,曾团长和彭政委带领战士们一昼夜奔袭240华里。战士们高唱《奔袭之歌》,一鼓作气胜利突围。战斗中,彭政委右臂受伤。夜里,彭政委坐在草地上,托着受伤的手臂,深情唱道:“我的爱人,你可听见,家乡的歌声飞得多远。日夜思恋苦,风霜不觉寒,总感到你就在我身边……待到云开见日时,笑看大地换人间。”面对翻越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红军战士为了理想勇往直前。

平伢子为了战友们的安全,在试吃野菜时中毒,掉队后不幸陷入沼泽。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唱出咏叹调《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平伢子,平伢子,生下来的孤儿就没有名字,没有亲人,没有温暖,更没有尊严……没有红军就没有亲情,没有红军就没有觉醒……人生理想让你看到黑暗中的光明……”唱段抒发了平伢子对红军队伍的留恋。在革命队伍中,他明白了“杀敌就是为了解放天下百姓”的道理。唱段通过一个普通战士的叙事,把长征对革命队伍的历练和红军坚定革命理想过程表现出来。

历经艰难险阻,红军终于在会宁胜利会师。彭政委欣喜地询问妻子的情况,得到的却是两年前妻子留下的绝笔信。这封信的内容,在作品中是以《永别的时刻就要到来》咏叹调表达出来的。《永别的时刻就要到来》首段表达的是洪大夫对爱人深切的思念;第二段是要彭政委寻找孩子,情感凄切;第三段“我将坦然地面对敌人的枪口”,咬字坚定的唱腔表达出她对爱人、孩子的不舍,以及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念。

二

史诗歌剧《长征》的音乐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对西洋歌剧宣叙调、咏叹调与中国语言的结合进行了探索。舞台美术与演员的表演,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展现了峥嵘岁月中的英雄群像。歌剧是音乐的艺术,剧中《我的爱人你可见》《寒夜中》《我舍不得离开红军》《永别的时刻就要到来》《三月桃花心中开》等唱段,表现出红军队伍中的革命情谊和坚定信念,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信仰而奋斗牺牲的崇高和凝聚在长征路上的精神伟力。



长征

第 6169 期



清溪(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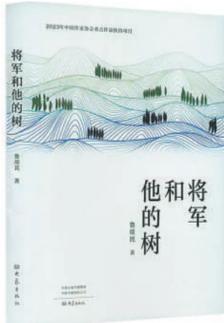
陈海安作

聚焦本色 写活人物

■张志强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描写一个人物的变化有多种方法,作家在创作时也在追求“变”——人物从不成熟到成熟,叙事语言与风格由单一到复杂、由简洁到丰富,似乎“变”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真理。

人物的本质特征不是通过绝对的变化体现的,恰恰是人物身上的不变成为其鲜明特征。人物形象越鲜明,不变因素就越突出。鲁顺民创作的《将军和他的树》(大象出版社)中,就有这样一位“不变”的人物——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在张连印身上可以看到两种不变的本色:一是他的军人本色,二是他的农民本色。

张连印获得过多种荣誉,作家无需再去锦上添花。写这个人时,作家需要把这个人物拉回到地面,把那些耀眼的光亮调成柔和之色,达到让普通人可接近的程度。《将军和他的树》的内容很简单:一位叫张连印的退休副司令员回乡种树的故事。然而,丰富复杂而艰辛的种树过程却非简单的语言可说出。这需要作家精心设计的叙事。

将军就是将军,农民就是农民,把两个具有较大反差的特征放在一个人物身上,就成了人物的鲜明标记。当过兵的人都有着独特的“兵味”。这是在部队养成的特征,表现在性格、行为与说话办事上。“兵味”最突出的部分是通过表象能够看得出来的,但依然有一部分是埋藏在灵魂深处的,固着在身体“内面”。而张连印身上“老汉”的特征,是自童年起就烙印下的不变。这种不变与父母、生长环境有关。进入部队后,这种不变也对养成“兵味”起到重要作用。

“农民”在行走了大半生之后,再回到土地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张连印的回归不是一个纯粹农民的回归,而是一位经受了数十年部队洗礼与淬炼后的“将军老汉”的回归。

一个人的成长与变化、性格与品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那些“先在”的天性。《将军和他的树》中的张连印,是有着浓重军人味道和山西农民“胎记”的人物。作家抓住了人物身上的不变——成熟而又具有标志性的行为。人物的不变,其实质就是人物身上的棱角与个性,最初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随后成为一种执念、一种信仰。

在《将军和他的树》中,读者也可看出作家的不变——乡土语言中的管理、幽默中的正经,都展现着作者的叙事风格。人们可以把这部《将军和他的树》中的主人公张连印定义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榜样,“时代楷模”“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军先进退休干部”等荣誉获得者。然而,作品中张连印这个人物吸引读者的,并非这些符号的堆砌。

如何在作品中将一个自带厚重光芒的主人公还原为普通人物原本的样子?作家的处理方式有三种:一是用方言土语达到亲和的目的;二是用饱和的细节让人物回归到日常;三是用风趣幽默的风格消解隔膜感。

迷彩乐章的文学意象

■陈思宇

军旅诗人王方的诗集《迷彩交响》(太白文艺出版社),不仅让读者沉浸在词语编织的“复调”交响中,亦能使读者直观感受到作品对军旅生活、英雄主义精神的热爱和赞颂。诗中沉淀的句词,有对戎装豪情的铺陈,亦有对军营生活细节的刻画,并赋予常见物象和军旅文学意象新的含义。

从山甘岭到乌兰,从罗布泊到博斯腾湖,从吐鲁番盆地到帕米尔高原,从塔里木盆地到巴音布鲁克……《迷彩交响》中的诗作,有着辽阔的空间想象,勾勒出恢弘的地理意象。其间,或有“烟痕飞翔”的驱鹰、旋风中的沙漠瀚海,或有白云深处的鹰击长空、博斯腾湖的波涛泛泛,或有上甘岭的岁月闪耀、白露深处的芦花荡漾,或有苍茫戈壁的雪满天山、星空宇宙的浩瀚旷远,或有北风萧瑟、山川咆哮与江河奔涌……诗集中穿越大半个中国的、辽远的空间想象,蕴于其中的光晕,映照出军旅生活的浓烈炽热。

在现代文学视阈内,星空、星辰等意象,或用于抒情,或用于阐述哲理,被众多作家、诗人长久地关注。《迷彩交响》中的诗歌,为星空意象涂装了厚重的“迷彩”。《祭扫》中的星空,安放着我“与战友的情谊”;《你的脚步即将穿越乡村》中,“墨蓝的星空”镶嵌着“你的歌”;在《重回训练场》《夜晚,阵地的呼吸》中,诗人将“车辙间的青草”和萤火虫比喻为“星盏”“星辰”,与“曾经的战场”关联;《游动哨》中的“繁星迷幻”与“边关的离别”互相映衬,“灯火闪耀,道路朦胧”的意境则与战友情相互映照;颇具烟火气的《炊事班长》中的“星盏”,成为战士日夜坚守的化身;《露营》中“崭新的星星”如同一枚枚勋章,闪耀在海水之中;《编队飞行》中“滑落的星辰”则与敌人信奉的“厚与黑”形成对比,见证着“雄鹰”化身的飞行员在蓝天与海面上的际遇。呈现在作品中的星空、星辰诗歌意象,为读者拓展开认识理解军旅生活的维度。

场、雪山、草原、战壕、哨声……这些军旅文学中的常见意象,在作品中不再是冰冷的名词或物象,而是有着脉搏和呼吸的生命存在。《高原上的战士》中,平原、草原、沙丘、雪山等不单单是风景,而是“一名战士荣耀”的见证,是战士头顶“五角星光芒”的重要组成部分;《夜间起降》中“逆光而行”的战斗机,拥有一双“远眺海洋的眼睛”,在蔚蓝的海平面和天空中勇往直前;《快速索降》描绘了战士依托直升机实施索降的过程,作为工具的绳索在诗中变成有蓬勃生命力的主体,“按捺不住火焰的黑色”;《你与远方》中的“你”“成长为”能与“星空、海洋取得联系”;相互沟通的人;《水壶里的秋色》中“腰间的水壶”成为“金灿灿云朵”,让战士们“手握天涯、唤醒清风、打开另一扇秋意之门”。

《迷彩交响》中的诗作,将日常生活中的光影、军旅生涯中的细节和普通物象入诗,以独特的抒情方式赋予特定时刻以丰富性和层次感。《不说再见》聚焦毕业命令宣布的时刻,将这一场景的空间范围扩展至“图书馆”和“训练场的道路”,用“挥动的手”这一意象召唤出同窗战友情谊。诗句使读者在顷刻间感受到“命令下达”时战友别离的情感冲击。紧接着,诗人化用“满天星斗”的意象为喷涌而出的战友情找到宣泄的出口:“我们置身于满天星斗/——就在某时某刻/你留下的回声/道出另一种相逢。”《红花油》中,将“初升的太阳”比作红花油的“玻璃瓶底”,并将其与“夕阳的光芒”相互关联,“红花油的气味、激荡了一夜/初升的太阳,像个玻璃瓶底”。红花油折射出战士“在高姿匍匐和低姿匍匐之间”遭遇的伤痛,而红花油的颜色、质地又与“夕阳的光芒”互相映射。作品为“红花油”赋予鲜见、丰富的层次感和象征内涵。红花油不仅仅是颜色似夕阳光芒、初升太阳的药水,更是战士在尘土中匍匐训练的见证、“我”与战友情谊的象征。

作品中,俗语土语顺手拈来:“张连茂说,我那个哥,对人,对事,都‘拿心’呢”“张家人爱唱戏,爱红火,听的是小戏二人台。二人台是五角上台要‘拉呱嘴’‘打场子’……还有对话里‘我跟你说话不拿心,干啥不好,偏栽树?我告诉你,你着不成!别人都着不成,你就能着成?”这些山西左云方言,让作品中的人物显得更加真实而亲切。

在书写丰富多样的生活细节中遍撒浓稠的个性方言,调出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现实质感。个性方言的使用,使得作品人物具有了泥土之气,赋予语言文学意味,在洒脱而自然的空间里,作品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光泽。由此,先进者不再是遥不可及,楷模也具有了邻家老汉的朴实无华、厚道善良;将军不再是距离遥远的符号,而是带着一身乡土气的“老汉”。

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和他的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说手法写真实的人。小说手法需要的是文学化、仪式化和隐喻性,把人放在首位去写,把一个本来可能变得僵化而无趣的人,写成普通而又光芒四射的芸芸众生之一。小说手法笔下的人物,有着鲜明的个性以及高度的辨识度,而又不失为一个普通亲和、有血有肉的“真人”。《将军和他的树》写出了张连印的鲜明个性和他朴实无华的农民本色。读者从作品中看到的将军张连印也得为家庭的琐事操心;他的性格也并不完美,他有兄弟姐妹,也有人世间的亲疏关系……

《将军和他的树》在结构上回避了常见的叙事样貌——开端、发展、结尾,而是选择将一个完整的人的性格发展放在突出地位,以穿插和追溯的方式,将人物成长的轨迹和性格形成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如此,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有了严密的成长逻辑,将军和他的树就有了合乎情感与现实的根基。

潮湿的雨滴、明亮的脚步、闪烁的汽车尾灯、弥漫着怀旧气息的旧军帽……这些部队生活的细节、场景,被王方的诗句拼贴成艺术品。《迷彩交响》中的诗歌穿插抒写了各类声音,从玉门关的驼铃声、沙丘上的旋风声到训练间隙的军号、营地的歌声,从戈壁的风声、琵琶声到战车的轰鸣声,以及集合的哨声……萦绕在诗句中的声音,构成了诗集的“复调”。读者能感受到,军旅诗作《迷彩交响》用独特的韵律奏响了诗意的迷彩交响曲。

《迷彩交响》作品的特色,还在于呈现其中的历史韵味、古典想象和时间厚重感。敦煌壁画、经书的“生长和枯萎”、大唐不夜城的画卷、骏马遗落的村庄和酒香……这些在当代诗歌中少见的意象,被巧妙地采摘、吸收进入作品,在军旅诗词中生动地表达出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协奏。莫高窟、玉门关等古诗中常见的地名,在《迷彩交响》中亦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迷彩交响》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仅为读者带来富有历史余韵的审美体验,也显示出当代军旅诗词对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认同、怀旧和追忆。

综观《迷彩交响》,其写作风格是用细腻的笔触赋予平凡的物象以诗意,以灵动的语言向读者展示军旅生活的宏大和光辉。这一曲“迷彩交响”,不仅有家国情怀、戎马战场,也有“灯火阑珊,星空静谧”。作品以“景物”写“情语”,以“戎装”写“英雄”,抒唱着军旅生活中的诗意与感悟。

《迷彩交响》以军旅生活为内核,讲述的是沙场、阵地、训练场上的硝烟弥漫,从中不仅可以探寻少年如何在流沙淬火中成长成为战士,亦能再次回望将希望留给更年轻战友的无名英雄。《迷彩交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意象的熟捻把握、对词语的恰当驾驭,更在于行文之中对军旅生活的归属和认同。诗作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唤出集合哨声中的嘹亮战歌和奔跑战场中的青春岁月。